

甫神堂的本尔都 德兰哀比

巴尔扎克著

甫神堂的本都 德兰哀比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Honoré de Balzac
LE CURÉ DE TOURS
PIERRETTE

Edition "Classiques Garnier", Paris 1950

插图作者: Charles Huard (查理·于阿)
木刻作者: Pierre Gusman (比哀·居斯芒)
(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 Paris 1949)

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1963年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17,001—152,600

书号 10019·1705

定价 0.76 元

出版说明

《都尔的本堂神甫》(1832)、《比哀兰德》(1839)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属于《人间喜剧》中的“内地生活场景”部分。

这两部小说的故事，分别发生在1826年和1827年，正是资产阶级羽翼丰满、日益得势，波旁王朝摇摇欲坠的历史转变时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通过内地两个小城中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生动地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特征，描写出贵族社会“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在前一部小说里，都尔的贵族虽然还保持着第一流的身份、地位，在一件小小的住房纠纷中却斗不过一个强凶霸道的小房产主。脱罗倍神甫表面上无权无势，却是地方上潜势力最大的实权人物，经过一番较量，都尔的贵族不得不向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脱罗倍神甫低头认输。懦弱无能的皮罗多神甫只能成为这两大势力角逐中的牺牲品。

如果说都尔的贵族保住了体面，却失去了优势，《比哀兰

德》中的贵族则已经无力与资产阶级分庭抗礼，普罗凡城中处于领袖地位的，都是些新发迹的资产阶级，破落的贵族只得用联姻的手段挤进资产者的圈子。内地上层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归结为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天真纯朴的比哀兰德所受的暗算，便是其中一派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施行的诡计。

《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通过两个弱者受欺凌的故事，从内地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揭露了“上流社会”、教会、法庭的无耻和黑暗，同时以一系列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形象，深刻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虽然作者的同情显然倾向于灭亡中的贵族社会，但小说对贵族的自私、堕落，同样也给予了批判。

这次再版《都尔的本堂神甫》和《比哀兰德》，是根据我社1963年的版本重印的。

编 者

1978年2月

譯 者 序

一八三三年“都尔的本堂神甫”初次出版，题目叫做“独身者”；独身者一字用的是多数，因为书中几个主角都是单身人。作品未写成时，巴尔扎克曾想命名为“老姑娘”；①用“独身者”为书题出版以后，一度又有意改为“脱罗倍神甫”；直到一八四三年以“人间喜剧”为全部小说总名的计划完全确定的时候，才改作“都尔的本堂神甫”，而把“独身者”作为“比哀兰德”，“搅水女人”和这篇小說的总标题。②作者身后，一切版本都合“都尔的本堂神甫”与“比哀兰德”为一册，“搅水女人”单独一册；只有全集本才合印三部作品为一册。

这部小說的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老姑娘，一个是脱罗倍神甫，一个原来为大堂的副堂长，后来降級为郊外小堂的本堂神甫。作者一再更动题目，足見他对于小說的重心所在有过长时期

① 一八三六年巴尔扎克另外写了一部題作“老姑娘”的小說，按性质也可归在“独身者”的总标题下，但作者列为“竞争”的第三部。

② 一八四五年作者編定的“人间喜剧”总目，共有一百四十三部小說，分作“風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編。“風俗研究”編又分为“私生活場面”，“内地生活場面”，“巴黎生活場面”，“政治生活場面”，“軍事生活場面”，“乡下生活場面”六大項目。在“内地生活場面”中，“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和“搅水女人”三部小說另成一組（以几部小說合为一組的編制方式，在“人间喜剧”中是常用的），称为“独身者”之一，之二，之三。

的猶豫，最后方始採用他對待“賽查·皮羅多”和“邦斯舅舅”（“邦斯”一書原來他想題作“兩個朋友”）的辦法，決定以不幸的犧牲者，無辜受辱的可怜虫作為故事的主体。

迦瑪小姐是承包脫羅倍和皮羅多兩個神甫膳宿的房東，她氣量狹小，睚眦必報，又抱着虛榮的幻想。脫羅倍是工于心計的陰謀家，只想在教會中抓權勢。皮羅多則是天真無知的享樂主義者，也是率直笨拙的自私自利者。同居的摩擦使迦瑪小姐和脫羅倍通同一氣，花了很大的力量，使盡卑鄙惡毒的手段，迫害一個忠厚無用，不堪一擊的弱者。瑣碎無聊的小事所引起的仇恨不但釀成一幕悲慘的戲劇，還促發了內地貴族和布尔喬亞的黨爭，甚至影响到遠在巴黎的政客。不管內容多么單調平凡，巴尔扎克塑造的人物，安排的情節，用極朴素而極深刻的手法寫出的人情世故和社會的真相，使這個中篇成為一個非常有力和悲愴動人的故事，在“人間喜劇”中佔着重要地位。

正如作者用過幾個不同的書名，我們研究的時候也可以有幾個不同的綫索：老處女的心理特征和怪僻，脫羅倍的陰狠殘忍，皮羅多的懦弱與愚蠢，都可作為探討各種典型面貌的中心。像巴尔扎克那樣的作家，幾乎沒有一部作品不是有好幾個人物刻畫得同樣深刻，性格發展得同樣充分，每個角色都能單獨成為一個主体的。但我們現在看來，最有意義的或許並不在於分析單身人的心理，而尤其在於暴露政治和教會的內幕。出家人而如此熱中於名位，對起居飲食的舒適如此戀戀不捨，脫羅倍為此而不擇手段（他除了在教會中希圖高位以外，還覬覦皮羅多的住屋），皮羅多為此而身敗名裂：豈不寫盡了教士的可笑可憐，可鄙可憎！開口慈悲，閉口仁愛，永遠以地獄吓唬人的道學家，原來幹得出殺人不見血的勾當！自命為挽救世道，超渡眾生的教會，

不仅允許宣教師与政府相互勾結利用，为了滿足私欲而顛倒是非，陷害无辜，教会本身还做脫罗倍的帮凶，降了皮罗多的級位，还要宣布他为騙子。虽然巴尔扎克又是保王党，又是热心的旧教徒，事实所在，他也不能不揭发君主政体的腐敗与教会的黑暗。即使他不願，也不敢明白指出教会的伪善便是宗教的伪善，作品留給讀者的印象終究逃不过这样一个結論。

“比哀兰德”是另一情調的淒涼的詩篇，像田間可愛的野花遭到風雨摧殘一样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是牛鬼蛇神爭权夺利的写照。主要事实很简单，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却是光怪陆离；因为人的外部表現可能很单纯，行事可能很无聊，不值一談，他的精神与情緒的波动永远是复杂的。以比哀兰德來說，周圍大大小小的事故从头至尾造成她的悲剧，她遭遇不幸好像是不可解釋的；以別的人物來說，一切演变都合乎斗争的邏輯，不但在意料之中，而且动机和目标都很明确，經過深思熟慮的策划和有意推动：比哀兰德不过是他們在向上爬的阶梯上踩死的一个虫蟻而已。在並無感伤气质的讀者眼中，與比哀兰德的悲剧平行的原是一場由大小布尔乔亚扮演的丑惡的活劇。

巴尔扎克写“人間喜劇”的目标之一，原要替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留下一部完整的風俗史，同时紀錄各个城市的外貌，挖掘各种人物的內心；所以便是情节最简单的故事，在他笔下也要牵涉到几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特殊背景。在这部书里，作者分析了小商人，也分析了各个不同等級的布尔乔亚；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的純洁的爱，也写了老处女和老单身汉的鄙俗的情欲，——他並不一味譴責他們的褊狭，自私，鄙陋，庸俗，也分析造成这些缺点的社会原因，家庭教育的不足和学徒生活的艰苦，流露出同情的口

吻；他既描繪了某个內地城市的風土人情，又考证历史，作了一番今昔的对比。貫串全篇的大波瀾仍然是私生活的糾紛所引起的党派斗争，只是規模比“都尔的本堂神甫”更大，作配角的人物更多罢了。置比哀兰德于死命的还是那些复杂而猥瑣的情欲和求名求利的野心。农民出身的小商人有了錢，得不到地位名誉而嫉妒同是小商人出身，但早已升格为上层布尔乔亚的前輩；穷途潦倒的律师痛恨当权的幫口；所謂的进步党千方百計反对政府，拿破侖的旧部表示与王政复辟势不两立，骨子里无非都想取而代之，或至少分到一官半职。一朝金錢，权势，名位的欲望满足了，昔日的政敌馬上可以握手言欢，变为朋友。拥护路易十八与查理十世的官僚为了保持既得利益和繼續升官发财，迫不及待的向七月革命后的新政权卖身投靠。反之，利害关系一有冲突，同一陣营的狐群狗党就拔刀相向，或者暗箭伤人，排挤同伴：古罗上校与維奈律师的明爭暗斗便是一例。至于蒂番納派和維奈派的傾軋，其实只是布尔乔亚內部分赃不均的斗争；因为当时的貴族階級已敗落到只有甘心情願向布尔乔亚投降的份儿，——世家旧族的特·夏日伯甫小姐还不是为了金錢嫁了一个膿包的針錢商？

作者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揭破了教会的假面具，在“比哀兰德”中又指出司法界的黑幕。法律既是統治階級压迫人民的工具，也是統治階級內訌的武器。資產階級动辄以司法独立为幌子，不知他們的法律即使不用納賄或請託的卑鄙手段，仅仅凭那些繁复的“程序”已足以使穷而无告的人含冤莫訴。不幸巴尔扎克还死抱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认为人間的不义，小人的得志，終究逃不过上帝的惩罚。这种永远不会兌現的正义只能使被压迫的弱者隱忍到底，使殘酷的劊子手橫行无忌到底。用

麻醉来止痛，以忍耐代反抗而还自以为苦口婆心，救世救人，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迷惑之一。因为这缘故，他在“都尔的本堂神甫”中只能暴露教会而不敢有一言半語批判宗教，在“比哀兰德”中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义来消弭人的罪恶；也因为这缘故，他所有的小說随时随地歌頌宗教，宣傳宗教；不用說，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这是我們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

目 次

譯者序	1
都尔的本堂神甫	3
比哀兰德	
第一章 比哀兰德·洛兰	71
第二章 洛兰家的历史	78
第三章 洛格龙家的历史	82
第四章 退休針綫商的病理	93
第五章 比哀兰德初見世面	116
第六章 穷表妹投靠有錢亲戚的故事	128
第七章 家庭中的专制	146
第八章 比哀兰德和布里谷的爱情	173
第九章 家族會議	186
第十章 判決	203

都尔的本堂神甫

都尔的本堂神甫

一八二六年初秋，我們这故事的主人翁皮罗多神甫^①晚上从一份人家玩儿回来，突然遇到一場陣雨。他急急忙忙穿过小广场，不管一身肥肉多么累贅，他尽量的加快脚步。那荒凉的小广场坐落在都尔的圣·迦西安大堂的凸堂^②背后，叫做游廊場。

矮小的皮罗多神甫本是容易得中風的体质，年紀六十上下，已經发过好几次痛風症。在人生所有的小災小难中，那好脾气的教士最恨大銀搭扣的鞋子里突然灌水，弄得鞋底湿透。教会中人都会保养身体，皮罗多脚上終年裹着法兰絨套袜，但鞋子浸过水还是免不了受些潮气，第二天痛風症又得复发，提醒他老毛病始終沒断根。可是游廊場的路面經常乾燥，皮罗多又在特·李斯多曼太太家玩韦斯脫贏了三法郎五十生丁，所以儘管穿过主教官邸广场的时候已經雨勢猛烈，他也滿不在乎。那个时候，他正对着自己的美梦出神：那是心里存了十二年的一个欲望，教士的欲望！天天晚上在暗中酝酿的欲望看来快实现了！他仿佛已經披着教区委員^③袖子鑲皮的法衣，好不舒服，再也感觉不到

① 皮罗多神甫名叫法朗梭河，就是在巴黎开香粉鋪的賽查·皮罗多的哥哥，見巴尔扎克另外一部小說“賽查·皮罗多盛衰記”。

② 旧教教堂最后一部分供圣像，作祭坛用的地方作半圓形，凸出在整个教堂之后，称为凸堂。

③ 教区委員等于主教的顧問，在旧教教会中是相当高級的职位。

天气的恶劣。圣·迦西安教区委员会最近有一个空額，經常在特·李斯多曼太太家聚会的人差不多向皮罗多保证一定能补上去，說候补人員中就数他一个人最有資格，他的权利虽然长时期不受重視，却是一致公认的。倘若打牌輸了錢，倘若和他竞争委員的波阿兰神甫到手了职位，老好人准会觉得傾盆大雨冷不可当，說不定还会怨生活太苦呢。但他正处在人生难得的場合，心中的得意使他忘了一切，加快脚步只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动作。描写人情的故事最要紧說出真相，当时皮罗多既沒想到陣雨，也沒想到痛風症。

游廊場靠大街那边从前有好几幢屋子，外面砌着圍牆，本是大教堂的产业，給教区委员会的一些要人住的。自从教会产业归公^①以后，市政府把屋子中間的过道改成一条馬路，从游廊場通往大街，叫做唱詩班街。这名字就說明当初是唱詩班和唱詩学校的旧址，也是靠唱詩班吃飯的人居住的区域。街的左手只有一所屋子，圣·迦西安大堂的飞扶壁^②穿过屋子的圍牆，直立在又小又窄的園子里，叫你看了想不透到底是先有大堂呢，还是先有那年深月久，变成暗黃色的屋子。可是考古家把屋子的外表，門上的环洞，窗的形状和裝飾花紋細看之下，就会发觉屋子和巍峨宏偉的大堂不但相連，当初原是一体。在法国，都尔是文学气息最薄弱的一个城市，倘若当地也有一个考古学者的話，在走进游廊場的口子上还能看出一些連环拱廊的遺迹，那是以前教士住宅的門面，同教堂的整个風格完全調和。大教堂經過悠长的岁月顏色蒼黑，布滿裂痕，又是冷又是潮湿，长着青苔和高高

① 大革命时期教会财产一律被政府充公，大部分拍賣給私人。

② 高德式教堂的大塔之外另有較矮的牆，用悬空支架的支柱撐扶正牆。矮牆名叫飞扶壁。

的野草。屋子坐落在大堂北面，經常罩在大堂的阴影之下，从早到晚靜到极点，只有钟声，从教堂里透出来的做日課的声音，或是栖宿在钟楼頂上的紅脚烏鴉的聒噪声，偶而冲破四周的岑寂。那儿竟是一片荒涼的石头世界，冷落的环境另有一番情調，只有一无所用的臃包或者性格特別剛强的人才住得下去。我們說的那屋子一向住着神甫，房东是个老姑娘，叫做迦瑪小姐。产业虽是迦瑪小姐的父亲在恐怖时代向政府买来的，但二十年来老姑娘始終招留教士，所以到王政复辟时代也沒有人觉得一个虔誠的妇女保留一所公产有什么不好：热心宗教的人或許以为迦瑪小姐存心在身后把屋子捐給教会；至于上流社会，他們根本不觉得屋子的用途有什么改变。

皮罗多神甫向那所屋子走去，他在那儿已經住了两年了。他的一套房間和教区委員的职位同样是十二年来眼热的对象，是“我所欲也”的目标。当教区委員和寄宿在迦瑪小姐家里，算是皮罗多一生之中两件大事，大概把一个教士的雄心包括尽了。出家人认为人生不过是走向天国的旅行，在尘世为了滿足肉体的需要只求睡得舒服，吃得称心，衣服收拾得乾乾淨淨，有几双銀搭扣的鞋子，此外还想弄一个教区委員的职位滿足一下自尊心。据說这个解釋不清的心情便是我們到了上帝身边也消灭不了，因为圣徒之間还有等級之分。皮罗多神甫沒有住进房間之前覬覦那房間的心，在时髦人物看来固然不值一提，对皮罗多却是一股强烈的欲望，不但阻难重重，而且和作恶的欲望一样充滿着希望，快乐和內疚。

迦瑪小姐限于屋子的大小和內部的分配，沒法招两个以上的房客。在皮罗多搬进去以前，大約有十二年光景，脫罗倍神甫和夏波罗神甫由迦瑪小姐照料得又快活又健康。脫罗倍神甫还

活着。夏波罗神甫死了，皮罗多馬上补了他的缺。

夏波罗神甫生前是圣·迦西安的教区委員，和皮罗多是好朋友。副堂长每次去拜訪教区委員，对他那套住房，家具和书柜，总是不胜羡慕。这个羡慕的心后来变了想取而有之的心。皮罗多的欲望实在无法抑制；而一想到只有最知己的朋友死了，他暗中那个越来越强烈的欲望才能滿足，心里就觉得說不出的痛苦。夏波罗和皮罗多都沒有錢。两人全是农家子弟，除了教士的薄俸，别无收入；少数积蓄早在艰苦的大革命时期花完了。拿破侖恢复迦特力教的时候，夏波罗神甫当上圣·迦西安的教区委員，皮罗多当了大堂的副堂长。夏波罗这才寄宿在迦瑪小姐家里。皮罗多到委員的新居去看他，觉得房間分配很好，別的什么也沒注意。他那份覬覦家具的心思很像有些年輕人的爱情，开場不过对一个女人冷眼欣賞，沒想到后来竟爱了她一輩子。

那套房間坐落在一幢朝南的偏屋里，打一座石扶梯进出。正屋临街，底层住着脫罗倍神甫，楼上住着迦瑪小姐。夏波罗搬进去的当口，每間屋子都空无所有，天花板被煤烟熏得烏黑。石头砌的壁炉架框子，雕工很馬虎，从来沒上过漆。穷委員先搬进一張床，一張桌子，几把椅子，还有寥寥几本书。整套房間仿佛一个衣衫襤褸的美女。过了两三年，有位老太太留下两千法郎遺產送給夏波罗，夏波罗用来买进一口橡木书柜，是黑帮^①拆毀了一所古堡卖出来的，出色的是柜子的雕工，便是艺术家見了也会贊賞。神甫买下来主要还不是貪图价錢便宜，而是因为书柜的大小和游廊完全相配。那时夏波罗正好有笔积蓄，把素来不

① 王政复辟时代有一般投机商买下古堡拆毀，将地基与花園分块出售，屋內家具則零星出賣，当时浪漫派詩人如雨果等痛恨此輩，斥为“黑帮”。黑帮原是法国史上称呼德国雇佣兵的名称。